

CHRISTIAN DEYDIER AND HIS LOVE TO CHINA 戴克成：中国情结



Text / Romy

Christian Deydier 先生的中文名字是戴克成，他被认为是全球在中国考古学方面最伟大的专家之一。1980 年他被巴黎拍卖商会（Chambre des Commissaires-Priseurs de Paris）任命为远东艺术专家，担任巴黎事务所的拍卖人，开设了 Oriental Bronzes 和 Galerie Christian Deydier 等诸多画廊。他对艺术的热情及声望使之自 2002 年起担任法国国立古董商工会的主席，同时自 2005 年起成为 Conseil des Ventes（法国拍卖行业权威机构）的一员。



我与中国艺术

我大学攻读的是中国艺术与文化专业，在巴黎第七大学。但是很遗憾，我并没有在中国考古的经验，那个时候，中国的政策还比较严，过来有一定困难，唯一允许留学的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，外国学生来华也只能在大学附近活动。1928—1938年台湾也有一些甲骨文被发掘，因为当时台湾政策稍缓和些，我便去了台北做交换生，在那之后，中国的考古学才有一些新的发现。

我总是希望能和收藏家朋友分享我的知识，当有人邀请我讲学的时候，我总是尽可能分享多一些我知道的事情，而为了让听讲的人不失望，我也一直孜孜不倦的更新知识量。其实对于艺术领域，这反而是更为

有效的学习方式，在我看来，讲到艺术，必须与人分享。

中国古董的材质有很多种，玉石、珠宝、陶瓷等等，但我却独爱金属制品。我们鉴赏艺术往往有三个渠道，从书本学习，用眼睛去看，然后用手去触摸。验证某件艺术品，就更是需要手脑并用。**在我触摸到金属质感的艺术品时——尤其是青铜和银制品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在我抚摸青铜器上的图案时，我能感受到它的年代，甚至它身上发生的故事。**而对于宝石和陶瓷制品则没有这样的感觉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从一开始我接受训练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就是青铜制品吧，也可能是金属制品我实在接触的太多，形成了这样的感觉。最近我也遇到了一位只

收藏金属制品的中国收藏家，我也有问他为何情有独钟，他就是对别的藏品没有感觉，就像人们对颜色的偏好一样与生俱来。并不是只有中国的收藏家偏爱中国的藏品，最大的玉石收藏家恰恰是来自欧洲和美国，还有一位瑞士的收藏家拥有600多件中国宋代的陶瓷制品，各国的收藏家都对中国的藏品、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有浓厚的兴趣。

这充分说明了艺术是不分国界的，它并不属于哪个国家，而是全人类的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义的世界文化遗产，也是用到“世界”这个词。**艺术天才更是不分国籍和宗教，就比如中国著名画家傅抱石，和西班牙的毕加索，现在的毕加索是属于全世界的，没有人会认为他只是个西班牙人。**

*Joem expecting you in september in Paris for the Biennale des Antiquaires
Raul Lopez*

从双年展到行业规范

这已经是第26届法国双年展了，我们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才第一次选择中国的展商参展，是因为很多中国的古董商和展商并不太遵守国外拍卖行的规矩，或者说他们不值得信任。有很多中国买家在国外拍下的藏品，却不去付款，比如之前炒的沸沸扬扬的中国卖家拍下1800万的玉玺，其实到最后并未付款，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。

其实直到今天，还是有很多中国古董商是这样的，很多中国拍卖的过程和拍品都是不受保护的，而在法国对于拍卖的展品有着长达25年的保证期。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是比较大的问题，对于市场也是不利的，所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制定有关拍卖行的规则准则和法律法规。

此次邀请香港的Wallace Chan去参展，一则因为他的作品非常真实和完美，二则他本身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我们也希望把他的作品带法国，因为这个双年展毕竟不是法国艺术品的双年展，而是国际艺术品的双年展。

1945之前中国的收藏家比较活跃，之后相对消沉，但是我们可喜的看到，最近中国的收藏家又开始活跃起来。

我相信在未来中国规则制定起来，中国的展商越来越遵守规则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展商加入。而我同时也相信中国会很快的制定好相关的规则，告诉古董商和拍卖商如何尊重其他的收藏者和展商，以及如何保证展品的质量。中国艺术品市场是比较新的市场，一开始发展的时候朝各个方向发展的过快，而法律法规的出台可能还要再多等一到两年的时间，在法国可能要十年的时间，但在中国也许只需要两年就可以做到了。中国现在也不断的学习，看哪些做法是好的。

在法国，有个由11个人组成的艺术品委员会，隶属司法部，这11个人可以称为“艺术品的警察”，我就是这11个人之一。他们专职规范艺术品市场，制定相关的规则，或者说让规则变得更清楚，以便更好的保护艺术品的收藏家和买家，甚至，我们有权利把违规的人送进监狱。

在双年展上我也制定了相关的规则，要求所有的展商尊重其他收藏家和展商的权益。如果展品的质量没有达到要求，我是有权利要求其停止参展的。比如四年前，我们遇到一位展商，他的展台确实摆放的都是珍品，但质量没有达到展会的要求，在开展的前一天，我们果断的决定把这个展台取消掉。今年也遇到同样的情况，有一个展商要被我们踢出去——这位展商与其他展商的关系不是特别好，可能有一些做的不道德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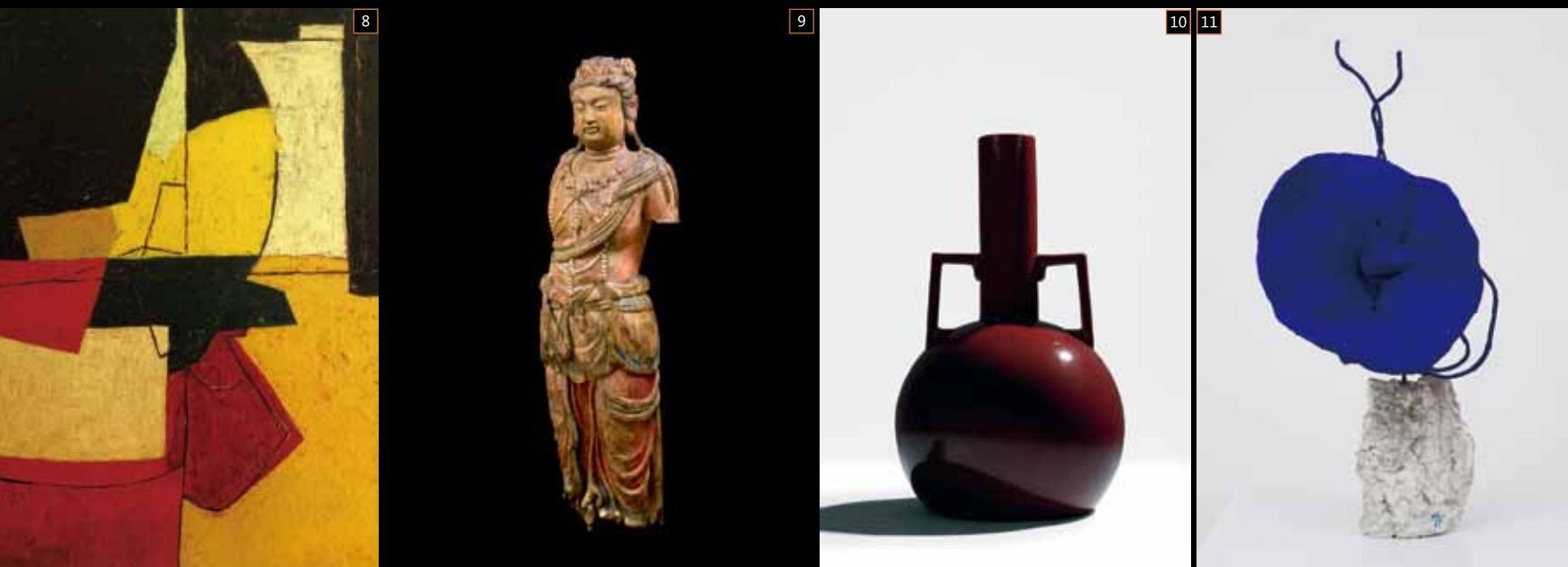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希望能在整个欧洲推行同样的规则和法律，并且，作为法国派往中国艺术代表团的成员，我也经常与中国文化部等相关官员交流，目的就是为了提升大家的安全。我对中国的市场还是非常有信心，但现在可能还需要等等。





26 届法国古董双年展精彩看点

- 1 宫廷人像面具
- 2 爱德华·里艾弗之壁炉装饰品
- 3 Sömen 全套日本铠甲面具
- 4 亨利·皮埃尔·丹洛克斯之《威廉·伯顿·贝内特猎装像》油画
- 5 保罗·塞尚之《茶杯、玻璃杯和水果》油画
- 6 法国皇家御用木匠让·亨利·列斯内之珍木拼花镶嵌器物柜
- 7 25 届双年展 MONIN 展厅
- 8 塞荷吉·波塞荷吉·波利亚科夫之黑底线条油画
- 9 唐朝菩萨立像
- 10 克里斯托弗·德莱塞之花瓶
- 11 伊夫·克莱因之海绵、石块和金属



艺术与商业

1987, 我在伦敦开过一家画廊, 之后关闭了, 7 年前回到巴黎重开了一家。基本上我的画廊经营模式就是: 买我喜欢的东西。告诉欧洲的艺术家的, 中国的艺术是怎么样, 我并不会按照买家的喜好采购艺术品, 而是我先按自己的喜好买进来, 这样的弊端就是往往都舍不得卖出去。热爱艺术, 有追求艺术的激情, 想要拥有更稀有更珍贵的藏品, 就不得不割舍一些现在已经拥有的艺术品, 因为毕竟人的财力的有限的, 所以在割舍旧爱的时候自然是非常伤心的。

就我而言, 钱仅仅是我可以购买我喜爱的艺术品的工具, 我特别不喜欢把艺术品当成一种投资。如果你真的热爱艺术品, 会把它当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, 而不愿意以此牟利, 我劝想要投资的收藏家可以考虑转投股票市场。有很多人会问我“你的艺术品明年能卖到多少钱”, 我不喜欢这样的问题, 也没有办法回答。

也许这是有些拍卖行习惯对收藏家说: 你如果今天花 100 块买下这件艺术品, 明天会涨到 120 块。

我常常跟我的顾客说: 这个东西多少钱我没有办法判断, 我只能告诉你, 在我这里的买到的艺术品是高质量的, 而且将一直保持高质量。这就是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。

我的最爱

我有两件爱不释手的珍宝, 一件是 8 世纪的“未来菩萨”的艺术品, 出自位于印度与西藏之间的克什米尔地区, 它融合了几个国家的艺术元素——底座有印度风格的狮子图案, 菩萨所穿的衣服的刚多拉风格, 而眼睛又是透露着印度佛教的神韵, 点有金色——这是非常稀有的。

另一件是 6 世纪中国的铜质菩萨, 是大约北魏时期的佛教早期的作品, 它的底座同

样有印度风格的两只狮子图案, 另外有三个轮状图案以表轮回, 服装也是刚多拉风格, 但面容却与北魏时期人脸无异。这两个菩萨有一个相同的特点, 在我与其四目相接时, 能感觉到一种宁静祥和的能量。

而我那最骄傲的一件藏品现在就在上海博物馆的文物展区, 位置大约是左手边最后一件展品。它是出自大约公元 10-12 世纪大理王国的一尊坐佛, 是现今发现的大理王国最大的一尊坐佛, 身上刻有当时皇家的书法和篆文。我是从美国的一个收藏家那里寻获的, 当时他请我为他解读佛像背后的大理文字, 并请专家为他做了鉴定, 才知道是一尊如此珍贵的文物, 我觉得这尊坐佛太重要了, 不能作为私人的藏品据为己有, 而应该与世人分享, 于是几经斟酌, 我将它卖给了上海博物馆。今年 4 月来到中国与上海博物馆馆长见面时, 他仍然记得是我把这尊佛像卖给上海博物馆的, 也再次对我表示了感谢, 因为当时有很多博物馆在竞争这件展品。



“

由法国国立古董商会 (SNA, Syndicat National des Antiquaires) 主办的第二十六届古董双年展 (Biennale des Antiquaires) 将于 9 月 14 日至 23 日在巴黎大皇宫举行。

戴克成特别委任卡尔·拉格斐 (Karl Lagerfeld) 为本届展会的艺术总监, 负责所有场景的设计和装潢, 颜色与图像的运用。

我以前没有想过邀请 Karl, 因为根本请不起, 而他也肯定不会来。在上次展会时, Karl 有提供给我们很多专业意见, 于是我便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做我们的艺术总监, 他当时说: 你能连任主席, 我就做你的艺术总监。然后我连任了, 他就很爽快的来免费帮我这个忙, 这令我很有成就感, 很开心。

”